

● 韩静霆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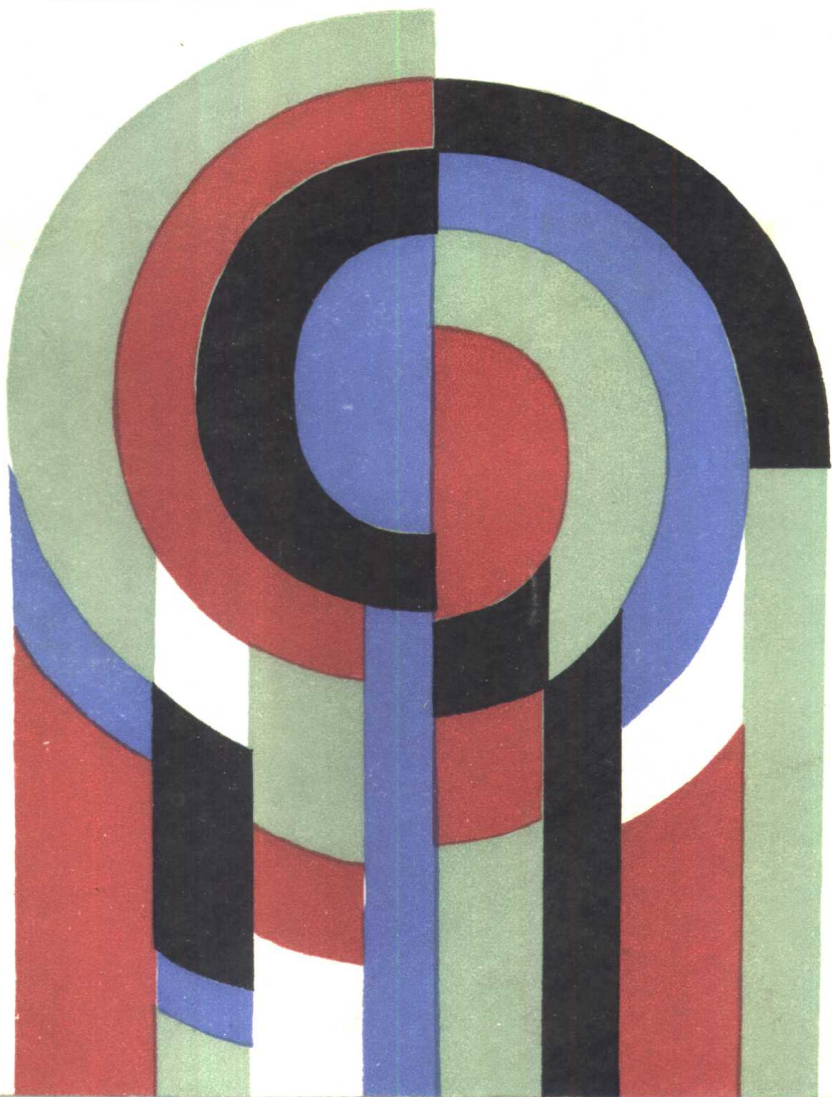
● KAIXUAN ZAI ZIYE
KAIXUAN ZAI ZIYE

凯旋在子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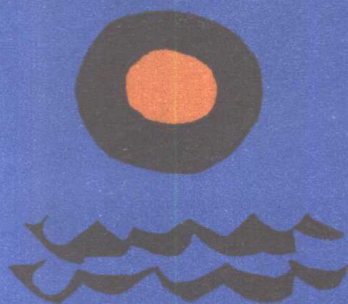
● 昆仑文学丛书

● 昆仑出版社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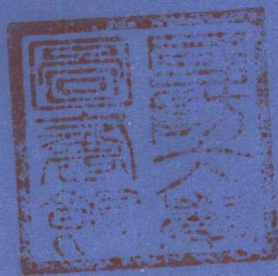
2 034 4648 6



凯旋在子夜

韩静霆著

昆仑文学丛书 • 昆仑出版社



· 昆仑文学丛书 ·

凯 旋 在 子 夜

韩静霆 著

昆仑出版社出版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）

京安印刷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6 $\frac{1}{2}$ ·插页3·字数120,000

1987年2月第1版·198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10,500

ISBN 7-80040-000-X/I·1

书号10282·24 定价1.15元



我在严冬的冰面上聆听溪水的跃动；我在墙角那茛茪菜的叶尖上寻觅春天。

我把风筝线剪断，为的是向天空射去我的信；我希望自己的小纸船能够远航，并且载满了陌生朋友的签名。

我知道我幼稚。我期望得到理解，决不乞求原谅。

韩静霆

作者小传

韩静霆，一九四四年冬生于吉林省东辽县。先后就学于四平艺校、吉林艺专(进修)、中央音乐学院、中国音乐学院。一九六八年大学毕业到农场劳动。一九七三年分配到部队工作。曾做过工厂工会、中学教师工作。历任干事、创作员。现任空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副主任。一九八〇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

一九七三年开始发表诗歌、儿童文学作品。一九七九年以来，先后出版了散文集《幽谷鹿笛》、《唱歌的小草》、《花魂》；抒情诗集《凤凰鸟》；民间叙事诗集《月琴弦上的传说》；儿童诗集《足球队的特殊队员》；儿童文学集《玻璃人儿》；电视剧本《摔倒了自己的冠军》；中篇小说《市场角落的“皇帝”》等。其中，短篇小说《没有番号的部队》等十几篇作品获省以上刊物优秀作品奖。中篇小说《市场角落的“皇帝”》获1983—1984全国第三届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奖。报告文学《二十岁的生日在生死场度过》获全国青年报刊优秀作品一等奖。

刘白羽同志致作者的信（代序）

静霆同志：

你二月二十六日来信，昨天才收到，不知道在哪里耽搁了。

《凯旋在子夜》收到校样就看了，我认为是一篇军事文学的佳作，情节十分感人，语言富有魅力，特别是你非常巧妙地把你自己的亲身经历（你熟悉的生活，正如你来信所说：“留下了我生命的一部分”）与前线战争结合起来，这是你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，这就符合“写自己熟悉生活”的艺术规律，因而也便于通过人物的命运，深入地刻画社会。正因如此，你的人物富有特定历史的时代感，写出动人的幽幽心曲，因而获得读者的共鸣。由于你深入地写出了属于你的“这一个”，从而具有了艺术的普遍价值、个性与共性的美学关系，这是十分有意思的。

你写了生离死别、悲欢离合。当然，你没有一般地停留在生离死别、悲欢离合，而是进一步探索了人的道德、情操、心灵，从而展示了当代军人所具有的崇高品质与信念。我觉得你透过硝烟战火、浓云密雾，揭示了当代的社会问题，这就赋予战争以思想内涵。你的描写功能很强，所以掩卷很久，其中精彩片断至今仍萦回心中，这就是作品的生命力吧！

生活，是永远新鲜的，是最有魅力的。你把你特有的生活写出来，别人读了就兴味意浓，这是因为在创造过程中，你注入了你的生命，从而具有特色，引人入胜。罗丹有一句话说得多好啊：“抚摸这座像的时候，几乎会觉得是温暖的。”——何止罗丹所指的那座古代仿作的梅迪奇的维纳斯雕像，——我想一切艺术创作的奥妙，就在于作者贯注于客观形象以生命，于是那形象便活了。

你说到写“战场抒情诗”。艺术创作领域，最广泛地允许作者本人独特的追求，才能形成独自的风格。一个作家能否成功，决定于他能否节选新的、属于他的东西，这样才能丰富文学世界。

你让我提意见，我想讲两点：

第一，你的整个布局是严谨的，但有的章节，过多展示地方的风情、幽默（这是必要的，属于你的创造），是不是还可以精炼一点。

第二，抒情是重要的，但抒什么样的情，值得研究。我在昆明讲话中，说到史诗与悲剧的问题，简括为一句，就是史诗的英雄气概和悲剧的动人魅力的结合。抒情是达到人的感情世界最好的手段。但，你必须注意，你写的毕竟是正义的战争——是这样的人生，这样的民族，这样的部队，你要注意我们中国的英雄气魄，只要把握住这个主导方向，你就可以大胆诉之情感，而不致流于消沉。总之，抒情必须成为鼓舞我们前进，燃烧我们信念的精神力量的激发和回荡。

意见不成熟，只供你参考。

我没有早给你写信，因为我到广东去了一趟，腰痛病犯了，至今伏案作字，还很困难。如果要我比较详尽论述一篇小说，我差不多得看两——三遍，现在不可能了。倒是应该我说明的，由于总想再看两遍，也就如此拖下来了。

你是今年小说获奖作家，奖不仅标志人民给予的荣誉，更重要的是标志人民提出的尺度，也就是说对作家所要求的水平，我期待你反映前线生活的第二个中篇小说取得更大的成就。

我欢迎你来聊聊天，随便什么时间打个电话约个时间就行。不过我两三天得去青岛，那就等回来再约吧！

问你全家好。

刘白羽

5.5

凯旋在子夜

1

别时容易见时难。久别重逢常带着偶然性。其实呢，偶然里又藏着必然。人们为了那些有重要意义的重逢，彼此期待着，寻找着，靠拢着——山不转水转，可不就重见了么？“去来固无迹，动息如有情”，说的正是这层意思。且说，一九八四年五月六日晨四时许，童川检查了防御阵地回到隐蔽部，就将通信员小黄摇醒了。小黄迷迷糊糊坐起来，睡眼被电筒的光照得发花，移目向隐蔽部外面望去，黑漆漆、混沌沌的夜色凝重得很。副营长不耐烦再等，高大的身躯已经塞出隐蔽部，沿蛇形交通壕先行了。小黄只好不乐意地跑步跟上。唉，急什么呢？抢镜头？赴约会？夜袭？都不是。自从部队用血的代价占领 1075 高地，转入防御之后，阵地简直成了“旅游”胜地了。不知从哪儿冒出了成群打伙的记者、作家，电视台的、电影厂的……缕缕行行上阵地。这些人生性喜欢乱跑，营里必得

有人接送，既做“警卫”，又做“看守”。和平时期的局部战争，就这样儿。后方的文艺、新闻界人士巴不得都来凑热闹。昨儿傍晚，童川撂了电话，对小黄说：

“明早五点出发，下山接人。”

“什么人？”

“诗人，女的。注意着装。”

“女的？”小黄的眼睛打了个闪。

“是个女神。是军长批准她上来的，没事儿找事儿！不过，此人敢到阵地上闻闻血腥味儿，也算是女中的人杰了。”

听不出副营长对这件“新闻”的褒贬，肯定与否定兼而有之。小黄的眼睛闪闪烁烁，鄙夷地说俏皮话：

“副营长，把阵地前边那敌人的死尸扒出来，让她瞧瞧，不吓死就给她请功！哈哈，管保脑袋里的诗也吓跑了。”

“废什么话？记住，早晨五点。”

五点就五点。

可是才四点多钟就把小黄给轰起来了。

猜不透他要做什么。这位体魄健壮的副营长，少言寡语却常有惊人之举。他是本团唯一的一位坐过一年半监牢的干部。也许是监禁生活把他的脸拉长了，使那张长而粗糙的脸极少表情。他有时会长时间地沉默，那也是远离尘世生活过的人才有的沉默。因此乍看上去有点儿让人害怕。他“玩瘾”极大，据说一小在北京少年体校呆过，在北大

荒“兵团”的时候恐怕也不是省油的灯。可是斗蛐蛐，打鸟儿，逮黄鼠狼这些嗜好都在监狱里改造掉了。唯有拳击（他自备两副拳击手套）、足球、健美、举杠铃和单杠这些爱好如影随形，他今生今世怕丢不开了。他订的杂志五花八门，《武林》、《足球世界》、《北京体育》，还有几种“文摘”。没事儿喜欢抄录些格言、警句之类的。他训练部队从不心软，长长的铁面无笑。就说两年前国庆节团里搞小阅兵吧，他当时还是个连长。瞧他的连队一过来，就十分显眼。齐唰唰一个方阵，练成不可拆散的整體。横排纵队全如有尺卡着。一列列战士好象电钮操纵似的，将一排脚尖唰地放出去，又收回来。一排排戴白手套的手机械地上上下下，如织布机在运动。手脚生风，发出节奏鲜明的“呜呜”的响声。最精彩的是，没人歪头斜眸去瞟着右侧排头兵，间隔距离也不差分毫。只是战士们身体显得僵硬，军衣后面虽汗已湿透，却有个“T”形的干爽处，阅兵一毕，少壮派团长杨勇侠——当时的参谋长，把童川留下了。

“童连长，请把腰带解下来。”

是，解腰带。

“脱军衣。”

是，脱军衣。

“向后转！”

噢，秘密在后背——他自己和每个兵一样儿，裤带后面全插着个“T”形木尺！木尺已将衬衣两肩磨破。如果

让童川脱个赤条条，可见他腰的凹处被木尺顶出一块青紫。

“阁下治军倒有些歪点子！”

他眉毛动动，算是笑了。

他不无得意。

转眼间，童川已经在足球场上了。他作为前锋、队长，满场飞。象个孩子似地斤斤计较“一城”得失。板着脸争强赌胜，竟然为一次判罚点球同客队争吵起来。

成熟？孩子气？似乎兼而有之。

有一回，童川大出“风头”。新年联欢会上，他原报节目是体育表演，等到出场却令人一震——他，率领赤膊赤腿七条汉子，浑身涂满了凡士林油，在灯光球场表演了“健美比赛”。左侧，右侧，腿腱、臂肌，油光光的“块儿”蓄满了力，照亮了全团官兵的眼。

杨勇侠乐呵呵对老政委道：“真有时代感！不错。”

有时候童川也不能说不“老成”。他对自己的经历讳莫如深。他的独身生活似水泼不透，针插不进。杨勇侠几次为童川张罗婚姻大事，均遭失败。

童川从来避讳谈女人，可是谁能禁止在枯燥的制式生活里谈谈老婆、恋爱史呢？别人兴高采烈聊起这些，插科打诨，他就毫无表情地躲到角落去了。

清高？

抑或是心里有隐痛？

他这人是“谜”。

在德高望重的老团首长退下去，杨勇侠升任团长，成了“主官儿”之后，才把连长童川调到三营任副营长。这时，部队已进入临战状态了。

小黄问过：“副营长，你写遗书了吗？”

“我只有一句遗言——埋我的时候，挖个大点儿的坑——拜托你了，小黄。”

“你怎么不写？”

“没处可寄。”

对了，他是个孤儿。有个后娘，早断绝关系了。

从来不必请假探家，部队就是家。

为什么不结婚呢？

小黄猜不出，也不敢问。

可是，一副领章虽然紧紧地锁住了童川感情的闸门，使那张并不英俊的、显得过长的脸上少有生动的表情，但他的情感却在大幅度的行动中得到传导。进攻战的时候，他只说了两句话：“穿插到位立即跟着自己的炮弹向上冲，别等！”“伤亡不到三分之二，不向团里报伤亡。”他自己一直跟着突击连，开进，穿插，身先士卒。他那张长脸被硝烟熏得黑如假面，白多黑少的两目是那么严峻、坚忍、威武。攻占阵地之后，他从一个越军中尉的尸体上搜到一个硬皮儿的笔记本，扉页画着一个长头发女人和一个小孩。那中尉是战斗到最后，自己把子弹射入胸膛的。浸血的画中，女人和孩子成“人”字形靠着，仿佛一离开就会摔倒。旁边还写着诗，是参差不齐的长短句。童川将

那笔记本慢慢地合拢，竟然重新装入死者的衣袋里，冷静地对战士们说，“埋了。”他反常的动作使一位刚上来的宣传干事吃惊，这硬皮儿笔记本，这画，这诗，是难得的战利品。既可在展览会上用，也可留作战争纪念哪！可是……“埋了，”童川重复着不可抗拒的命令。

他的脸上毫无表情。

他的内心世界却是异常复杂、丰富，他的感情也跌宕起伏——可是你看不出来，甚至猜不出来。

好大的雾啊！

这是个黑色的时辰。亚热带丛林黑沉沉，连雾也象扯不开、解不脱的又黑又湿的棉花套子。大山仿佛依旧在吐丝作茧。雾一层一层叠起来，变得沉重，就向阵地上飘坠，落在衣上脸上成了粘粘渍渍的雨点儿。在山雾里行走，人的脸不觉会套在蜘蛛网里，手只好乱抓一气。交通壕以外，到处是弹坑，到处布着雷，雾里是否有越军的特工队潜伏在咫尺？

神秘，深邃，危机四伏。

童川钢盔上的荧光在雾里难辨，时隐时现，转瞬即逝。

“谁？！”随着问话，枪哧地发出金属声。

“要问口令！”

“啊——口令？”

“北京。回令？”

“你是——童副营长？”

“回令！”

“云南。”

“谁带班？”

“我。”

猫耳洞里影影绰绰是个罩着手电在看书的人。手电灭了，那人侧身而出。这是步校毕业不久的“学生官”——代理排长林小林。这位小白脸儿，是烈士的弟弟，聪慧敏锐，大大咧咧，似乎生来便只会当官儿不会当兵。他操一口京腔，一听便知是童川的“老乡”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才一点也不怕副营长凶煞的吼叫。

童川：“你懂得什么叫战场纪律吗？”

林小林：“您指的是哪一款儿？”

“懂不懂？”

“懂。”

“你干什么去了？”

“看看书——我困了，看看书。”

“什么书。”

“《拿破仑一世传》。”

“您真了不起！带着“拿破仑”上了阵地。可你连个代理排长也不称职，带岗都不会。我看你应该挂职下放当战士了。”

小林低了头。

童川一转脸：“小黄，走。”

小林似想挽回点面子，缓解一下气氛：“童副营长，

下山哪？带两包云烟来过过瘾，抽一根赚一根儿。”

童川没再理会。这位和“拿破仑”一块儿上了阵地的林小林，他的哥哥曾是童川的战友，一九七九年牺牲在战场的。所以小林他总有点儿感情上的特殊化。没办法。

小林站到位置上去了。

跳出交通壕之后，山坡朝我们背后方向溜下来了。进攻时踏出的小路虽显得多，可凭遮掩着的电筒光只能照出方寸之地，小黄跑得绊绊磕磕，气喘吁吁，满腹怨气。被炮火摧折的针叶树，阔叶树，横七竖八地躺着，脚下弹坑深浅不同，心和脚板一起浮上坠下，真不踏实。

急什么呀？赶什么呀？

雾渐渐变成乳白色了，山峦影影绰绰现出轮廓。

走在“S”形公路上了，披着伪装网的军车疾驰而下，缓缓而上，搅着漫天的尘阵。

听到山凹处瀑布跌落的哗哗声了。

童川回头望了通信员小黄一眼，不急赶路了。他迅速卸了武器，脱衣，只剩个三角裤衩遮羞，钻到了瀑布底下。他任那凉意袭人的瀑布从头淋下来，仰首大口地吞咽着清凉的水。真棒啊，妈的！他叫着，全身的毛孔紧缩了一下，立即又在他大手的搓动下发热，张开了，他恣意享受，嚅嚅嚅嚅喊叫，在瀑布底下跳来跳去。小黄也脱了衣服一头扎到水下来。虽然进攻战之后在阵地上才一周，可人在猫耳洞里快捂发霉了，冷水浴能不让人振奋？可是，叱咤声忽然停下了，童川缓慢地搓动着发达的胸肌，若有

所思。

他在想什么？

他透过透明的水雾向外定定地望着，瀑布跌落之后顺公路边儿拐去，公路下面是一条深沟，那芭蕉叶掩映的深沟里，若隐若现的是一顶顶野战救护所草绿色的军帐。

他在期待什么？

偏偏那长脸上一点儿表情也没有。

2

五时正，护士长江曼拎着一塑料桶带血的绷带和敷料，从山沟里爬上来，向哗哗作响的瀑布处走去。连日来，她的洁癖和精神都受到了挑战。她自以为是经历过坎坷，也见惯了脓血的，不想战场上的情景使她心灵颤抖，几乎撑持不住了。进攻战那日，整个曼坪大山都过了火，浴了血。敌人尸体横陈。可我们也送下了成百成百的伤员。抬担架的民工、战地救护组的人，没有一个人的裤脚不是血红的；野战救护所军帐前摆满了伤员，没有一副担架是绿的，没有任何伤员的绷带是白的。野战救护所的任务是前接后送，可是为了避免伤员失血过多，为了救生，急茬儿的手术出人意料的。她站在野战手术灯下，什么也来不及想，只机械地执行执刀医生简短的医嘱和命令——止血钳，镊子，弯嘴钳，手术刀……从手术医生们白大褂的缝隙中，她看到的是伤员胸口涌着气泡的血在咕嘟咕嘟